

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崇禎朝野紀 第六卷

上初年崇尚天主教；徐上海，教中人也。既入政府，立進天主之說，將內殿供餐諸銅佛像毀碎。至是，悼靈王病篤，上視之，王指九蓮娘娘現立空中，曆數王爺毀壞三寶之罪，及苛求武清云云。言訖而薨。上乃痛悔前事，頻諭內外，有「但願佛天祖宗知、不願人知」等語。幾不成皇言。時閣臣皆從外人，不諳文義。宰相須用讀書人。初年曾舉以諷諸臣，至此何仍懵然！樞輔楊嗣昌上四事機宜疏，請於卿寺科道等官，不拘常格推補。臣部侍郎其久推不至者，俟其到日，於衙門填補。蓋指惠世揚、吳甡也。未云職方一司，紊冗之極，時設協理員外，分任其勞，而餘爵久推不至，請以武選主事孫嘉績陞補，而車駕主事漆嘉祉等到任無期，請飭吏部遴選別部有才望者速行調補。翌日，吏部題沈迅調武選、張若麒調車駕。沈既調，即上疏條陳選務。一云：州縣無重臣彈壓，故敵所至輒陷，請於定州、蠡縣、廣平、河間等處，添設兵備一員。一云：以天下僧人配天下尼姑，編入里甲，三丁抽一，朝夕訓練，可得精兵數萬。其餘條陳別事多類此。嗣昌具覆，盛稱其言可用，請改迅科員。有旨沈迅著改兵科給事中。

九月■日，以邊警命丁憂督盧象昇留督天下勤王兵入衛。初三日，漏下二鼓，傳聖諭平臺召對。盧即策馬夜詣都門。平明入朝，上諭遠來入衛，忠勤可嘉，賜花銀、蟒幣畢，問方略如何？象昇奏，命臣督師，臣意主戰。上色變有頃，曰：朝廷原未言撫，這都是外廷議論。又曰：剿與剿寇不同，卿宜慎重。

先是，樞部曾以舞乾羽於兩階七旬，有苗格喻宜撫。上云：此與三苗不同。三苗止負固不服，乃凌犯天朝，所云撫議，實出外廷，信有自矣。

○七日，嗣昌赴軍中會議；盧面折之曰：公等堅意言撫，獨不聞城下之盟，春秋恥之。且象昇叨承劍印，長安語如風，倘唯唯從議，則袁崇煥之禍立至。況麻衣引縛之身，既不能移孝作忠，將忠孝胥失，何以戴顏面於人世乎？時嗣昌並在制中，不覺色戰心作。奮言曰：若如此說，老先生尚方劍當從學生用起矣。盧曰：尚方劍當從自己項下過也。不能殲敵，正未易以加人。若捨戰言撫，義禍辱國，非某所知也。已復以手書折之云：若濟獲封疆之事，即胸中有如許怪事，始終不向君父一言，倘閃爍奸欺到底，當瀝血丹墀，無言不盡也（嗣昌自刻中樞集備載盧書，想其良心亦有所不能諱，不覺自暴其罪矣）。於是，嗣昌益用，慚沮定計，置之死地矣。編修楊廷麟疏言：東西從約，牆嶺失事，楊嗣昌主款之誤至此極也。因策事之可憂者，在外有三，在內有五。且言：督臣盧象昇，以養寇責樞臣，言之痛泣。夫南仲在內，李綱無功；潛善秉政，宗澤隕恨。陛下宜及此時正言款之罪，諭督臣集諸路援兵，別其強弱，以分險易。及今一創，當必不敢再犯。凡天下之功，不成於智，而成於愚。愚者之才，不生於功，而生於學。陛下毅然內斷，先治內以治外，使諸臣以學自衛，以愚衛國。疏上，命改兵部主事，赴象昇行營贊畫。

○一月初七日，召三品以上及科道官入對。是日，大風霾久之。上傳俟風少息進見。諸臣叩頭畢。上曰：在內之賊，深入南方，關外又報有賊，作何剿禦？錢糧平時壓欠，今有警，一月費折色三萬，本色二萬，作何措置接濟？有良策面奏來。良久，言調度方略，紛紛不一，至言錢糧無措，則有言令在京官民合助者，有言令在京官與親識商人借貸，俟皇上財用有餘還之。否則，各官回家變產還之。科臣范淑泰獨奏：戎事要在行法，法不行而憂餉，即天雨粟、地湧金何益。上曰：朝廷何嘗不欲行法？淑泰云：今臨城，尚無定議，不知是要戰、是要款？上問主款之說何來？對言外邊有此論議。又言凡涉邊事，邸報一切不抄傳，外邊皆以為諱。上曰：關係機密，不許抄傳，若塘報如何不抄傳？上命閣臣，卿等過來。諸臣平日營私，不實心做事；有實心者，又憂讒畏譏，不敢做。所以如此。若平日用心，只以朝廷之事為事，焉有不濟之理？可將諸臣面奏的，同商酌奏來。樞臣嗣昌奏：盧象昇先言欲南去，留高起潛在京防守，已又言奉旨會同，似難獨往，仰請聖裁，或留或遣。上曰：象昇一人，豈能獨剿？嗣昌奏：三協撫道守令須得人，因及推舉之難。又言設處錢糧無策，欲權開事例，行之南方。上曰：親民官取償於民，不可開；其餘斟酌開來。

○一月初十日，兵陷高陽，原任少師大學士孫承宗死之。子五人，孫六人與從子孫八人皆死。婦人、童稚共同死者三餘人。諸子皆被儒服，素鍛礪文行；二郎王子舉人鈐，四郎秀才銓，五郎尚寶司丞鑰，尤奇偉，善騎射，曉兵事。賊陷之日，鑰解裘血戰，死於城下；鈐戰敗不屈死；鈐子中書舍人之沆，秀才之滂皆死。三郎鈐之子秀才之環，被執，誑曰：引我得見宰相，以金帛與汝。曳至老營，見其祖，拜而起，即授手大罵而死。銓之子尚寶丞之潔、鑰之子之瀨、與六郎鈞、七郎鎬，皆戰死城下。銓被重傷，臥稽屍中，家僮侯果，自任邱逃歸見之，脅中三矢，鏃深不可拔，口張不能言，果負之歸城南莊，見水半瓢灌之，氣上而絕。果以四日得主屍於圈頭，以次行求諸子孫屍，乞於親戚，松棺柳翼，斂以粗布，而鑰、鎬二屍終不可得。事聞，上惻然。念慘及閭門，首命優卹。當國者格其事，久之部始題覆，僅復官予祭葬。或曰：高陽令雷覺民，首輔薛國觀私人也，盡逐平日守城官兵，克其餉，以致城陷，事敗逃匿國觀所，長孫錦衣之滂詣關籲天，語侵縣令，以此逢國觀之怒，故卹典不獲全給。

孫公在天啟時，督師關門，鎮守有功，以忤逆奄而罷。已巳之役，復起原官，出鎮二年，邊警頓息。又以其為諸正人之領袖也，搆而罷之。至是，城破殉難，完節全歸，亦何憾哉！

首輔劉宇亮，請躬行視師。上命革總督盧象昇任聽勦，以劉往代。○二月初六日，上御平臺召見。守亮奏謝，言原題督察驅剿畿輔雲晉，惟賊是求，非敢獨當一面。今奉命代總督，未免是一面之任，不能督察諸方。上諭鑑卿忠愍，定可成功，故有此委任。行間有一總督，賜尚方行事，無以復加，如止督差驅剿，不過是監軍，豈有監軍用如此大臣？楊嗣昌亦奏請行。上曰：一時輔臣無遺兩員之理，諸輔薛國觀等同奏，首臣宇亮初具揭時，臣等咸言事體重大，且兵將不相習，還該斟酌。上以成命已頒，未便收回，劉出未幾，終以無功罷歸。時謂同事者有意逐之也。

○二月一日，總督盧象昇率兵逐於賈莊，兵敗死之，時盧雖擁總督虛名，兵寡餉缺，呼應不靈，既奉革任聽勦之旨，時中樞為難，必不相容，因親率兵尾敵索戰，追逐里，手砍數級，三鼓還營，兵大隊圍賈莊，營中對面不相視，大帥虎大威猶能認盧，力挽其馬，盧以鞭擊其手，不肯出圍，縱馬血戰，自辰至午，矢盡力竭，左乳忽中流失，方抽矢出鏃，已復腰中一矢、左右股各中一矢、胸後右腮面門各中一刀，遂歿於陣。從殉者，義男顧顯、掌牧楊陸凱二人。至五日，副將劉欽始獲其屍，贊畫楊廷麟迎至真定東關，新年二月二日，始克大斂，距死之日，已八日矣，同死者眾屍枕籍不可辨，盧以首戴白網巾，故識之。總監高起潛匿不以聞，贊畫報至。上曰：大臣陣亡，豈不可惻，恨其調度舛錯，不準予卹。蓋入楊嗣昌之潛也。千總張國棟報至兵部，嗣昌欲緣飾逗怯之狀上聞，國棟不肯。嗣昌大怒，欲刑之。國棟曰：死則死耳，忠臣而以為逗，力戰而以為怯，何可誣也？始愧而釋之。

廷麟之題贊畫也，因其疏忤本兵，兼以沈、張之憾，故相比為謀，實欲假手於盧以殺之。盧未出師之前，遣廷麟之真定，與孫傳庭議事，不及於難。敗報至，嗣昌首先問曰：楊翰林死否？報者止知贊畫、不知翰林為誰。嗣昌再問曰：楊贊畫死否？報者答以已先奉差不在營中。嗣昌為不豫者久之。嗟乎！敗報之至，正國事危急之日，宜何如震懼失措，乃止計及私仇，未死者欲其死，已死者欲飾以罪，大臣心事如此。

盧公為吾郡宜興人，少年登第，夙負英略，兩任畿輔府道，即以知兵聞。迨為七省總理，所至躬先士卒，斬獲甚多，賊亦畏之，相戒不敢犯盧家軍。自盧去而賊益猖獗不可禦矣。使當日終以剿賊事任之，必能成功，調之於邊，已不能竟其用，又以中樞之齟齬，厄而置之於死地，竟使人才與國運同盡也。悲夫！

○二年己卯正月，北兵自臨瀛分部東下掠，破章邱等縣，直趨濟南，城中新兵皆叛，劫德王府，開門迎敵，以德王殉於城下。左布政張秉文、參政鄧謙、副使周之訓、運使唐世能、知府苟惟善、同知陳虞允、通判熊獻；知縣則曆城韓承宣、臨邑宋希堯、武

城李永芳、博平張列宿、茌平黃建極、章邱高仲光等皆死之。焚掠數日，又出濟南，向東北，所過攻城，惟武定不下。連破鹽山、慶雲等縣，復回峭破海豐，已由青山喜峰口出塞，前後■月，破順天二縣、保定九縣、河間□一縣、真定□九州縣、順德六縣、廣平四縣、濟南九縣、兗州二縣、東昌七縣，共七□餘城。已核東省失事諸臣罪案，以撫臣顏繼祖雖奉命守德，夙事虛恢，削籍德議，後竟逮問，同薊撫張其平、總監鄧希韶、總兵倪寵、祖寬等三□三人俱棄市。順撫陳祖苞，先服毒死；其子編修之遴，以丁憂請。上追恨祖苞，未正法，命綱之遴，永不敘用。先是，沈迅條陳有東撫不許離德州一步，部覆如議，繼祖遂認定汛地，僉謂敵無越德而南之理，不意竟由東昌破章邱、夏津，直趨濟南。濟南精兵既盡在德州，城中無備，當事又無方略，民潰遂陷。德州聞省城陷，兵心惶擾，鼓噪挾餉，繼祖懼，急以數千金塞其望，而兵遂不可用。繼祖疏申言原派不許離德州之語，嗣昌力排之，竟及於禍。劉字亮，既自請督師，各鎮勤王兵皆屬焉。時兵將皆視■所向以為趨避，多蹂踐居民；至安平，偵者報敵至，皆相顧驚愕，擬趨晉州城以避之。晉州知州陳宏緒，素負韜略，閉門不聽入。城中士民亦敵血為誓，不許延入一兵。劉大怒，傳令箭，且將以軍法從事。宏緒復語：督師以剿敵為任，今■將至，正建功之會，奈何反欲入城，卒不聽。劉遂疏劾之。有旨逮問。晉州士民詣闕訟冤，至願以身代。知州之死者，不可勝計。宏緒得以輕處，降四級調用，上乃頗疑督師擾民矣。

劉既由晉州而南行間，大帥多尾■不敢擊，亦不能擊，劉上疏言之，其末帶言劉光祚。嗣昌與國觀謀以此去劉，乃稟光祚軍前正法。旨到日，諸大帥俱分道前去並光祚亦不在軍前，況原疏中罪原不至死，適有武清之捷，劉乃置光祚於縣獄而復請之，並上武清捷音。奉旨條參條敘，殊屬乖謬，著九卿科道看議。嗣昌明知聖旨往還之間必致參差，必不能正法而逐劉之計行矣。部覆劉字亮冠帶閒住，陳啟新言看重議輕，沈迅言明旨森嚴，考功之法未盡，於是改議革職職為民。國觀稟旨，仍候事平另擬。此楊、薛二人主謀，排擠構陷甚巧，故明旨止言看議，而加以議處究之；五案定而字亮奉旨免議，聖明亦知其無大罪也。

張獻忠既降復叛，假官軍旗號，暗襲南陽，屯南關援剿總兵左良玉適至北關，疑之，使人召之，獻忠窘，逸去。良玉追及之，兩馬相望，一箭中其肩，一箭中其指於弓靶，獻忠惶惶間，良玉舉刀劈其面，血流被甲，部下孫可望力前格之，獻忠乃得脫逃。至麻城，良玉追剿之，獻忠兩日夜馳七百里至穀城，營於王家河。戊寅正月初九日，破穀城，出示安民云：本營志在匡亂，已逐闖遠遁，本營釋甲歸朝，爾百姓其無恐，遂拘耆老具揭，遣可望通賄熊文燦；內有西碧玉二方，長尺餘；又有徑寸珠二枚。文燦遂一力擔當，撫之。二月，良玉至襄陽，巡按林銘球、巡道王瑞旃欲獻忠來見，執之。文燦曰：殺降不祥，力持不可。獻忠恃文燦為援，益無忌，私鍊士卒，鑄軍器，穀城諸生徐以顯一見如故，教以孫吳兵法。己卯春，叛形昭著，左良玉請討之，文燦故張露其事，且強留良玉飲錢，稽延時日，俾獻忠得預為備。獻忠乃得從容運軍甲資糧入房山，部署已定，文燦始出令進兵，良玉悲曰：督臺縱虎負嵎，使我撲之，不去必以逗遛罪我；令旗至，即冒暑進討，遇伏大敗。良玉乃列其事於朝，樞輔楊嗣昌劾之，以□一月逮文燦，付法司擬罪。至庚辰□月棄市，次年復逮總督鄭崇儉下獄，以縱兵壇回，失誤軍機為罪擬闕，以五月棄市。其罪實輕於文燦，竟同罹大闕，論者為鄭冤之。

樞輔楊嗣昌，疏議州縣召募鄉兵須專訓練之任，或更府佐一員為將領、州佐一員為守備、縣佐一員為把總裁訓導之一為武職，府率一千、州七百、縣五百，其工食或量於地畝，或取於牙行，或富義之捐貲，或居民之絕產，設法通融，以仿古時文武相兼之制。上俞行之。工部侍郎張慎言疏言，其不便者數事。上命責成撫按詳議，究竟徒滋騷擾，未能畫一奉行也。嗣昌先又有考試生童必兼試騎射議，鄉試副榜準作恩貢，送入國子監行積分法，其數視正榜之半，先一日發榜，以杜私弊，俱允行。後副榜貢至京送監，但考一二優等，便以科道自居，卒之未嘗用一人、得一人也，次科乃停不行。

御史王葵劾陳啟新緘默失職。上責其妄，下都察院議處。僉都李光春議以罰俸，上不悅，竟謫調外任，以吏部董羽宸不能駁正，奪俸六月。上怒光春，不已罷黜之，然啟新之用，上亦悔之，只是不肯認錯。其後姜彩上互糾之疏，下部看議。部議有刀筆之語。上不悅，諭輔臣曰：處分可矣，管他甚刀筆。八月，命大學士楊嗣昌督師討賊，賜尚方劍，督師輔臣銀印，給帑金四萬，賞功牌一千五百，蟒紵緋絹各五百。九月陞辭，賜晏平臺後殿，復賦詩以寵其行。詩曰：鹽梅今日作干城，上將新開細柳營，一掃寇氛從此靖，還期教養遂民生。所以寵之者至矣。嗣昌馳至武昌，申明軍令，鼓舞將卒，一時赫然。有賊黨劉國能來降。國能者，陝西諸生，眾亂推為帥。至是降於嗣昌。嗣昌造其壘，信宿而返，國能感動傾生（？）。

嗣昌先遣兵搜捕李自成。自成跳入雒陽深山中不可得，而均州賊帥王光恩亦未降。嗣昌以左良玉所部多降將，謂可倚以辦賊，疏請於上，拜為平賊將軍。又奏辟永州推官萬永吉為軍前監紀。次年二月，復賜內帑萬金、賜斗牛服，又賜海驃馬一、棗驃馬一。嗣昌駐軍襄陽，乃調各路兵會剿。時老回回、革裏眼、左金、王南營四股，合二萬人，分屯南直、英霍、潛太諸山寨，犯安慶、桐城諸路，遼將黃得功、川將杜先春，屢戰屢卻，賊每避兩軍，賊多購薪黃人為間，或攜藥囊著蔡為卜，或談青烏姑布星家言，或為緇流黃冠，或為乞丐戲術，分佈江皖諸境，覘虛實。時時突出焚掠，毒流四境。

□三年庚辰正月，考察天下官員，東廠緝獲賄冊進覽，命掌科阮震亨、掌道周堪廣回奏。吏部尚書謝陞疏參震亨通賄敗類有據，命下，震亨死杖下。又逮劣處貪官浙寧布政姚永濟等三□七人，下刑部獄究問。先是，丁丑外計永濟，以錢銀積欠，部覆為民，浙省在京諸紳溫體仁、姜逢元等五□餘人，合詞保留，稱永濟居身廉慎，核弊嚴明，為從來方伯之冠，乃準降級管事。至是，又以貪處，若追問前此保舉之罪，不知何以解也！

仙居知縣周謀，為薛國觀門生，托同鄉吏部員外熊文舉，營轉禮曹；令文舉之父貽書入京，隱語饋國觀五百金。時，文舉方奉陝西典試命未還京也。送書人為東廠緝獲，上聞國觀疏辨，命逮文舉父下獄究問。文舉具疏為父代罪，不允，與周謀俱遭戍。

文武品官服色，祖制既定，奉行已久，惟是武弁擬服獅子。上至是重行申飭，武臣三四品俱照制服虎豹。至內臣從無定式。蓋直擯之灑掃服役之末，祖制良有深意，雖太監極尊，異於正四品，間有賜蟒，不過舊衣之賞賚耳。是時上取山海經進覽，採取各種獸名，定為服式，以天駱為極品，識者謂至尊左右環列異獸，蓋不祥也。

庚辰三月□五日，上御皇極殿，策諸進士。上乘步輦降殿階，從容周視，距諸士凡案咫尺。上親閱試策，諭禮部傳臚展期，□九日傳旨召進士楊瓊芳等至會極門。中使執名冊傳呼某人等四□人至文華門外序立，上御殿，諸進士行五拜三叩頭禮畢，上諭曰：爾等前日所對策，切實的固有，浮泛的亦多，特召爾等四□人來問滅■雪恥事。爾等學問之功既久，時勢之感又深，各將胸中所見，明白奏來。如切實可用，朕不拘常格用。諸士承旨起，過東通立，中捧一黃綾函，傳御題□幅，即面論語每四人共閱。閱畢，以次跪報姓名對。上注聽甚殷，執御筆書錄數語，或有名注圈點者，分□班對畢，行禮出。二□日，傳臚，賜魏藻德、葛世振、高爾儼及第。又傳聖諭，昨召諸士奏對明爽者趙玉森、姚宗衡、劉暄、孫一脈、嚴似祖著授翰林；黃雲師、周延儒、宣國柱、周鼎、李如璧授科員；馮垣登、陳純德、陳羽白、魏景琦、吳邦臣授御史；稍明者董國祥、顏渾、張朝綖、葛奇祚、錢志騶、張經、呂陽、盧若騰、蔡肱明、田有年授吏、兵二部司務；即行察缺填補。初，閣中照例進□二卷，上命取餘卷至再三，皆以□二卷進，共至四□餘卷，皆一一召對，親拔數人。藻德，北通州人，自言三次守城功。上心識之，遂拔第一。王午冬，復以面對稱旨，超拜詹事人閣，旋正首揆。甲申之變，不能殉節，為賊夾辱而死，負恩甚矣。

上以考選不列舉貢，傳諭吏部，將廷試就教舉人、貢生二百六□三人吳康等悉照進士，選授部寺、司屬、推知等官。此係特用，後不為例。於是，與選者遂豎黃旗竿，稱御進士，此一奇也。然卒無一人有用可副破格特恩者。江西巡撫解學龍，疏薦布政司都事黃道周，有「學術直貫天人、品行無忝周孔」等語。上以道周黨邪亂政，學龍徇私藐法，俱著緹騎逮問。工部主事葉廷秀上疏救之。上怒甚，命廷杖廷秀一百、道周、學龍各八□，俱仍下刑部擬罪。國子生徐仲吉復上疏言道周清苦節，昔唐太宗親魏徵之面折，至欲殺而終不果；漢武帝惡汲黯之直諫，雖遠出而實優容。皇上欲遠法堯舜，奈何出漢唐主下？通政司格之不上，仲吉並劾通政司施邦曜遏抑言路。上怒，逮仲吉，廷杖一百；邦曜革職，下道周等鎮撫司打問，逼供同黨，鍛鍊甚酷，乃指數員塞責。因及通政馬思理、編修黃文煥、吏主事陳天工、工部司務董養和、中書文震亨俱下獄。有崑山諸生朱永明，持百錢貽仲吉，亦在繫中。

刑部司官吳文燦，遲案不上，廷杖六□，革職為民。諸人杖皆不死，得錦衣郭承吳調護力也。刑部尚書李覺斯，亦革職為民；一番具招，一番嚴駁；淹滯獄中一年餘，至宜興再召，片語回天，始得解網（事詳後卷）。是時，武陵亦已自盡矣。

大學士薛國觀，冠帶閒住；給事中袁愷再疏劾其納賄據，並及吏部尚書傅永淳、刑部侍郎蔡奕琛等，並免官；又逮左副都御史葉有聲下刑部究問。時，株連頗眾，旋遣緹騎逮國觀到京，賜自盡，籍沒家產入官。國觀初與嗣昌，比謀去劉宇亮，遂正首揆，並無忌憚，任用私人王陸彥通賄賂於外，怒老中書周國興、楊餘洪不為用，捏洩旨事參之，皆斃於廷杖。兩人之家遂密緝其納賄事件，報於東廠，令其事件密聞於上。上心動久矣，適史遷死，所輩多金為佈置地者，皆入於國觀。周、楊二家嚇死之家人出首，事已上，聞錦衣衛提其班班鞫問，供吐甚詳，國觀疏辨，猶稱楊士聰之參史遷，別有緣故。

又稱史遷曾參黨人，袁崇煥等為黨人報復云云。已而奉旨議處，私人王陸彥下獄，部覆國觀閒住；出都之日，賊私繫繫，用車數百輛；兩家復聳邏卒具事件密奏，聖心益怒；特旨王陸彥即著會官斬決，而國觀復逮；凡招上或斬或絞，卷中已詳，奉旨止云即著會官處決。今陸彥招未成，裁自聖斷，故云斬決，此旨從來所未有也（後吳昌時之斬，奉旨亦與此同。人謂陸彥之罪，實由昌時設謀構成，故天報不爽）。國觀逮至，候命外寓，而勒令自盡之旨下。時已高臥，家人報錦衣賚詔至，蹙然曰：我死矣。倉卒覓小帽戴之，宣詔已畢，俯首不能出聲；自盡後，緹帥驗視回奏，次日始奉旨準收斂。蓋懸樑者，凡兩晝夜云。

崇禎四年辛巳正月一日，流寇李自成陷雒陽，福王自殺。先是，河南撫鎮分汛禦寇，總鎮王紹禹主守雒城，賊在宜陽、永寧，殺王戮官，紹寧即揭報撫臣，且盟在城各官，分門堅守。羅、劉二將營於城外。九日賊至，羅、劉戰敗，賊遂抵城下。二日，力攻一日，至更餘，有呼喊於城上者，兵士盡譁。先報執王守道索糧，王府中人開北門放賊入；守道王允長、知府馮一俊、鄉官尚書呂維祺等、寺副刑紹德，俱不屍死。賊入王宮，執福王，將擁戴之，云神宗皇帝原有意傳大位於大王。王叱之曰：我從不聞此語，何敢背義造誣？賊又請王諭筆。王不可，賊遂以繩進。請王自殺。王又叱曰：任汝殺我，賊遂共縊殺之。有小內官崔陞，勸王寧死勿屈，抱王至死不去並見殺。兩承奉告賊以棺殮王屍，亦即自殺。賊盡焚王宮，留餘日，煮粥以食饑民。又考賞秀才。於二月初二日棄城開營，一路上魯山，一路上汝州，劫掠滿載云云。後授書辦邵時昌為總理，統守雒城；閱一月後，巡撫李仙鳳至孟縣，誘執賊將，以兵臨雒城。時昌開門迎入，仙鳳遂以恢復奏聞。言福王受驚病死。旨責其欺飾，逮下獄論斬。二日，上御乾清宮，召閣部科道諸臣入諭曰：朕御極四年，國家多事，復遇饑荒，流寇猖獗，近日攻陷雒陽，福王被害；夫親親仁民仁民愛物，親叔不保，皆朕不聽所致，真當愧，聲淚俱下。閣臣奏，此係氣數所致。上曰：說不得氣數；就是氣數，亦須人事補救。年來何曾補救得幾分？召兵科張縉彥，命將河南事奏來。縉彥奏：福王遇害是真，遇害時有內員環泣不忍去。上問何名。縉彥奏是崔陞，又問世子有何人跟隨？縉彥奏：聞有王府校尉數人。上長嘆淚下；因奏福王身死社稷，葬祭慰問，都宜從厚。上曰：說得是。因召禮科諸臣曰：朕欲差一員前去，各奏來。李焞奏：督師出兵，一年有餘，惟初次有瑪瑙山一小捷，今遂寂然，須另遣大將幫他。上曰：督師去河南數千里，如何照管得到？你們亦當設身處地。李焞奏：正因其照管不來，故請再遣。上曰：已遣朱大典便是大將。章正宸奏：闖賊從四川來，樞臣陳新甲旁立急應曰：自秦來不自川來。言至再。蓋從川來，則責在嗣昌也。上召新甲諭曰：卿部職司調度，算為朕執法，如姑息誤事，皆卿部之罪。縉彥奏：雒封失陷，凡王府官眷，內外官紳士民，焚劫甚慘，急須賑濟。上曰：朕即措發。諸臣叩頭退。即傳諭駙馬都尉冉興讓、太監王裕民、禮科葉高標前去河南，慰問世子，詳察福王宮眷存亡及殉難官民人等。除前發賑濟銀三萬兩外，御前發銀一萬兩，坤寧宮四千兩，承乾宮三千兩，翌坤宮二千兩，太子一萬兩，慈慶宮一千兩，慈寧宮皇祖母昭妃五百兩，望孝定妃五百兩，賚去支用。

二月初一日，張獻忠陷襄陽，殺襄王，屠王府官民人等數萬人。先是，嗣昌在本部時，議練兵餘萬，於各邊特加練餉之數，至是即撥練餉為剿寇之用。餉足而民怨已極。嗣昌進剿張獻忠。獻忠出戰，墜馬幾被擒，逸出逃入瑪瑙山中。嗣昌令降將劉國能圍之，獻忠食盡，分兵四出抄掠；不得糧者，歸即殺之，其未歸者懼殺，詣軍門降。國能將之前行，偽稱糧至，獻忠開營延入，國能乘其不意，縱火大戰，掃其營壘，擒其妻孥及賊黨徐以顯、潘應龍等，送襄陽獄。獻忠批藤墜岩澗逃，士卒直走四川，隨又暈之竹溪、房縣，大兵四面固圍，無毫髮間隙，可容片甲遁去，而蜀撫邵捷春與嗣昌不相合，又聽讒殺戰將楊茂選，軍士皆怒。於是，夔關失守，賊復逸出，部署稍定，復返湖廣，假稱楊閣部兵至，坐乘八轎並民扛火藥、文書、印信皆同，道府不疑，延之入城。上火起，城盡入，合城鼎沸，獄中者俱出與之合，先攻襄王府；執襄王，坐之堂下，獻忠勸以卮酒曰：吾欲斷楊嗣昌之頭，而嗣昌遠在蜀，今當借王頭，使嗣昌以陷藩伏法。王其努力盡此一杯。因縛王殺之，隨焚其屍，又殺貴陽王常法等四三人，承奉閩國鼎等八人。知府王承曾，保福清王常澄得脫；督輔楊嗣昌在荊州，聞變懼禍，遂自縊。時三月朔日也。監軍楊卓然，以病故聞，上諭部院：嗣昌雖二載辛勞，一朝盡瘁，有瑪瑙山等諸捷不能掩闕、獻鳴張，兩落罹禍，名城屢陷，殺掠頻聞，雖病故，還著九卿科道會勘議罪。

先是，熊文燦檄僉事張大經監獻忠軍，大經初至，為陳說禍福，獻忠頗為致敬，及文燦措置乖方，獻忠遂拘大經為質。大經悔為文燦所賣，鬱鬱死於房縣山中。獻忠駐劄穀城時，知縣阮之鈿多方調護，士民賴之，獻忠叛，之鈿瀝血書絕命詞於襟，仰藥死。其破襄陽也，知縣李天覺北面叩首，置印於案自縊死，推官鄭曰廣被執不屈死。嗣昌之初出督師，其輜重盡裝入大銃中，寄於固始縣庫，死後知縣時敏盡取之以歸，不下數百萬。敏以此營陞兵科，甲申降賊，後先為鄉裏搶掠其半；乙酉之變，盡行燒燬，並殺其身焉。今其子且不免負薪矣。嗟嗟！此皆民脂民膏也，天意豈容若輩安享哉！

蜀撫邵捷春為楊嗣昌疏參，奉旨差官旗逮問。捷春夔關之失，不為無罪，然在地方，實得民心。軍民因闕然逐散官旂。蜀王為之疏請，奉旨朝廷大法，豈容百姓阻撓？邵捷春著巡按差官護送來京，下刑部究問，坐以失誤軍機，決不待時斬。旨未下而先一日報卒。上疑有洩漏情弊，並處該司官。

自邵捷春得罪後，繼之者為陳士奇，但清謹而無禦亂才故蜀事益不可為矣。蜀紳初舉臬司馬乾者得民心，有邊才，宜推為撫。當事以其為乙榜也，故抑之，而別推。噫！此何時何地而猶拘資格耶！

諭吏部：凡遇侍郎、巡撫員缺，須將資深翰林同推，各部侍郎仍許兼侍讀學士，惟巡撫不許。於是，推詹事李紹賢為戶部右侍郎，督理錢法；未幾，又推原任祭酒倪元璐為兵部侍郎。

刑科胡周鼎疏言：外戚張國紀所紀懿安皇后事，當日岌岌可危，今皇七子降生，宜加聖后徽號。上以其無端突發，疑窺伺宮闈，令回奏，旋革職下獄。內閣復粹奉旨清獄，因奏各犯官六□六名內，而尚書、侍郎、都察院、科道部屬外，而督撫、司道、府縣等官，無不畢具，如原任尚書侯恂，傅宗龍、府丞戴澳，巡撫黎玉田、常道立、方孔炤、給事宣國柱、耿始然、御史成勇、魏景琦、兩司范良彥、賀鼎、司屬倪嘉慶、孫嘉績、熊汝學、朱國壽、朱日嶸諸犯各殊，幽沈則一，當下部作速清理。又特舉原任江西布政朱之臣、總兵劉光祚之才，乞復光祚官，起用。奉旨朱之臣準還職，劉光祚準軍前效用。

應天巡撫黃希憲奏報擒獲江海大憨黃尚忠，得空船四□餘隻，為總兵王之仁、守備湯夢復之功。蓋尚忠不過海上販鹽之徒，非寇盜比也。撫臣聽信將領妄報邀功，從此海上日多事矣。上諭吏部以時事多艱，佐理須人，舊輔周延儒、張至發、賀逢聖俱志獻未竟，各起原官，入閣辦事，著該撫按官敦請就道。三臣各具疏辭，不允。閣中自戊寅年特用楊嗣昌等五人後，己卯年又用費縣張四知、滑縣魏照乘、蘄水姚明恭三人。庚辰年又用德州謝陞、井研陳演二人。自○谿病故，韓城得罪，武陵督師出，其餘相繼去位，是閣中止范、張、魏、謝四人，而范亦旋予告矣。一時諸輔皆無有當聖意者，眾推宜與才智可以仰副，且林居以來，又能化洛、蜀之異同，皈依眾正，優容敗類；於是，庶吉士張溥、禮部員外吳昌時輩為之營謀，涿州舊輔與商邱、桐城輩亦極力資通於內璫，竟得召用，雖並及張、賀二人，而意則專在周也。故二人到不久，亦即罷去。時朝政嚴切，歲事凶荒，兵餉掣肘，臺省是非訐直，至為棘手矣。

蓋政府自烏程之後，繼以溜川、韓城，皆祖述故智，媿疾賢才，盈廷重足，久無樂生懷矣。宜興甚憂之，惟濟之以寬，首引用先朝故老如劉山陰、鄭建德輩，召還言事遷謫科道、復誥誤舉人、廣取士額、釋漕白欠解戶、並蠲民間積逋、赦宥戍罪悉還家，再陳兵殘歲歉，地減現年兩稅，蘇、松、常、嘉、湖各府，許以次年夏麥代漕兌。將佐功罪賞罰不踰時。至卹死、褒忠等事，尚期期不予者，皆朝報夕下，天下仰望丰采，如久汗得沐，宿鬱臨春之快；又特請撤回監視端差，停止廠衛緝事，尤為不易得之數，使天欲平治，則循此不變，豈非救時宰相，即繼美國初三楊無愧矣，乃美不克終，竟使身名與國運同盡也。悲夫！

諭吏部、吏科曰：朕惟足國，貴在阜民，強兵要在擇將。今國用日煩，民生日困，朕心如傷；每議足用，則必取之於民；言卹民，則又慮誣於賦國，與民無並足之方矣。建牙設鎮，不知凡幾，推轂徒勤，登壇罔效，豈以天下之大竟無明習心計、謀裕折衝者乎？朕拊髀側席，未獲一遇，意者數求之道未盡也。今特開裕國足民科、奇謀異勇科，使海內人士，望的而趨，有以自見。至訪求、考驗、徵辟、選舉，更須良法，務期豪傑傾心，弓旌生色，以稱朕破格旁求至意。該部科詳議規則來行。

四月，差勳臣朱純臣、戚臣劉文炳、禮臣林欲楫，攜帶曉地理的往南京會同守備太監、南京禮部官，恭請孝陵循行察勘附陵三□里地方及龍脈經行之所，俱不許燒灰作窠，並泗州祖陵、鳳陽皇陵一並察勘。時有奸民誑奏，地方居人侵傷陵脈者，故有此遣。上先期御中極殿，召閣部文武諸大臣面詢再三，各賜坐，宴於殿上；又賜飲遣三臣路費采綬。

蔣德璟曰：中極舊名華蓋，嘉靖中易今名。前即皇極，後為建極，雖相連而中極特為高闊。上寶座周圍刻金龍形，諸臣就席時，上以齋不用酒止用茶，計□三人。人各一席，席各三□餘器，皆御膳所蔬果，甚潔精，非光祿寺蔬也。上坐覽文書，司禮大璫旁立，時跪承旨，而諸臣左右坐。宣德後，久無此禮矣。祖制宴群臣多在午門文華門外，惟郊禮慶成宴三品及學士在皇極殿內。永樂中召坐西內園殿，宣德中召宴萬歲山廣寒殿，嘉靖中賜宴西苑，不聞侍坐，蓋正統中坐禮久廢矣。今上□二年，始議行之，而中極自國初賜宴親王外未有也。

上既遣三臣往南，成國時總督京營，戀戎政印，因疏請帶印往南，又請帶京營兵千人護行，托言便道護糧艘北來，相機剿寇。上已許之，部科俱疏言其非。□八日，上復召諸臣入，諭三臣曰：勘陵重典，三公正卿帶千兵不為多，但須嚴禁騷擾，成國因言諸臣阻撓。上曰：他們說的亦是地方供應難，且既有關防，京營印不須帶去。若言剿寇，不將勘陵事誤了。糧船北來，此去南去，亦難兼顧。京營印外面亦行不得，只交協埋侍郎收了。

蔣德璟曰：時部科疏並入，成國甚以阻撓為恨，若各將疏意發揮，幾成聚訟。上一出，不言有疏，但戒諭再三嚴禁騷擾，並解其京營印，諸臣見其言之行，不須再開口，彼此無爭，形跡不露，居然杯酒釋兵權作用也。

北兵圍祖大壽於錦州，填濠設堽，聲援俱絕，有卒四人間出，云城粟足支半年，苦乏薪耳。傳大壽語，宜以車營運之，毋輕戰。總督洪承疇集兵待援未決，奏聞。上憂之，召問中樞陳璘甲計將安出。新甲求退與閣臣侍郎等酌議，請遣司官面商於承疇。時有七可憂、□可議之奏，祈皇上察報國遣郎（？）張若麒往行營酌視。若麒謂急戰之便，相持數日，官軍大敗，則自若麒之催戰為之；旋逮若麒下獄，擬罪。五月，赦兵部尚書傅宗龍於獄，以右侍郎兼都御史督兵討賊。九月，宗龍率兵至新蔡，與保楊文岳之兵會（？）；賀人龍將秦兵，虎大威將保定兵，共結浮渡橋渡河，合兵趨項城。初五日，兩軍畢渡，走賀龍口，自成、汝才亦結浮橋於上流，將趨汝寧，覘官兵至，盡伏精銳於松林中，諸賊悉力死戰，諸軍星散。宗龍率散卒，且戰且走，次日至項城，賊追及被執，至門下大呼於門曰：我秦督臣也，請啟門納秦督。宗龍大呼曰：我不幸墮賊手，左右皆賊，毋為所給，唾宗龍。龍大罵曰：我大臣也，死則死耳。宗龍遂遇害。自是山陝無復寧宇矣。

□一月，陝西巡撫汪喬年率總兵等三萬，趨河南；自成聞之，率賊來迎戰。喬年安營未定，有二將先逃，官軍潰，賊乘之，一軍盡覆。喬年以數百人入城，居守五日，城復陷，喬年被執見殺。

□二月，黃道周、解學龍、塗仲吉各擬煙瘴地永戍，葉廷秀邊戍，黃文煥分別配杖。初，刑部尚書劉澤深擬道周永戍。上不允。因上言曰：道周之罪，前兩疏已嚴矣；過此，惟有論死。自來論死諸臣，非封疆則貪酷，未有以建言蒙戮者。當此生死之關，不敢不存一難慎之心，敢仍以原擬上；疏入，允之。

黃景昉撰黃公行狀略云：江撫解公陞任，薦僚屬疏，例下部，不足勞，萬幾聞有僉貼其旁致上怒者，遂得扭逮之命。比入獄，廷杖擬罪，屢嚴駁，聲息洶洶，莫必其命。餘為拉同鄉蔣德璟等謁謝德州請之。謝太息曰：死矣。遲秋為幸。聞之失色。總承韓城毒災之後，餘威尚震，武陵雖出督師，柄得遙參，宣督遂入為中樞，同憾公前疏刺骨，同年費縣，并研交誼漠如滑縣，且下石矣。宜興周公新召至，眾喁喁望丰采，諸名流力憊憊之，婉代開釋，得免死，改戍。周公又於講筵平章他疏誦語及公，餘與蔣公贊其說，初冀得脫戍幸矣，竟復原官，實出望表。本聖主乾斷，度越百王，天下亦以是亮周公焉。

□五年正月元旦，上御殿，朝賀畢，下寶座，南面立，顧內侍，命召閣臣來。閣臣由殿東門入，再奉旨，遂至殿簷，行叩頭禮，跪以聽命。上曰：閣臣西班牙來。蓋以師席待諸輔也。閣臣起立，不知上意，擬取東西兩班。上又曰：閣臣西邊班來。隨有一闈下引而前。上宣閣臣來，諸輔趨進。上曰：古來聖帝明王，皆崇師道；今日講猶稱先生，尚存遺意；卿等即朕師也。敬於元旦端冕而求，聖躬即轉而西，向閣臣一揖。因曰：經言尊賢也。敬大臣也，朕之此禮，原不為過。今而後，道德惟諸先生訓誨之，政務惟諸先生是賴。又曰：自古君臣志同道合而天下治平，朕於諸先生有厚望焉。諸輔臣遜謝不敢當。上曰：先生正是當敬的。言之再三，隨諭先生起。諸輔臣始起，轉下叩頭。上還宮後，補賜聖諭。時輔臣為周延儒、賀逢聖、張四知、謝陞、魏照乘、陳演、六人。

諭：各省直□二年以前一應存留起解上供本折錢糧，盡蠲免。又以江南荒旱，許各州府縣以麥抵漕。百姓歡呼稱慶。又從刑部侍郎惠世揚請豁免□二年以前贓罰銀兩，又發帑金二萬賑山東。

先是，□三、四年蘇、松、常、鎮四府皆大旱，蝗蟲食苗，民皆告饑。浙西三府又大水為災，一望漂溺，漕儲缺額，徵比無方，而湖州一府尤甚。□四年七月，浙撫參德清、崇德兩縣尤遲兌誤漕。時政府尚嚴切，遂奉旨差緝騎拿解兩縣印官。崇德令趙夔自縊死，德清令朱實蓮逮至京，下獄擬罪。時漕事亦已報竣，實蓮因具疏陳地方荒苦狀，始得釋罪調用，則屬宜興為政矣。

朱君字子潔，廣東南海人，天啟辛酉方弱冠知，受於先忠毅，拔冠。一經工詩文，重氣誼，屢躡春闈，以薦舉授是官，到任未一年也。被逮後，所著詩，有冬春草，吳饒儒先生序之曰：詩以言乎心之所之也。心乎親者，其言之乎孝。心乎君者，其言之乎忠。心乎民者，其言之乎仁。吾友子潔氏，令臨溪，著循廉聲，忽詔釋之，還其官，所撰冬春草，言孝、言忠、言仁，令讀者流連嗟嘆而不容已。因以知其心焉。先是，其師李侍御仲達，亦吾友也，以觸瑞詔獄，所撰有受命草，亦言孝、言忠、言仁，足以令人嗟嘆而不容已。然侍御之冤，當其不身白也，今子潔幸遇聖明，復得出以展其大用，凡所言孝、言忠、言仁處，無不可發而措諸事業。其重勉乎哉！侍御可謂有生友矣。

御史張肯堂疏，請還向來言事遷謫諸臣。略曰：在諸臣率意敷陳，罪止成於狂慧；在聖明薄從降罰，法姑予以困衡。常讀其封事，或議徵求宜緩，或陳刑獄宜寬，或糾行間功罪之淆，或爭朝端名節之重，或抨彈臣奸於氣燄方張之日，或抵牾近習諛威權思竊之時。一腔忠愛，天日共鑑，偶經摧折，便作遂臣，雖盛世原無棄人，何官不可自效，然使之迴翔中外，何如特加環召，賜復原職之大人快心乎！奉旨下部察核，於是原降用李清、等凡□人，俱準復給事御史云。

張公在言路，頗著蹇諤聲，後官闕撫，遇變不屈，蹈海從王全節而死，事另有紀。

三月，召對考選諸臣於中左門，問解圍急著？中原禦賊何策？兵至之處作何轉輸？災荒之民作何生聚？足食足兵何以使民生不困？議蠲議緩何以使國用仍充？其各悉心條奏。時行取各官，待命闕下，皆仰祈宜興援引，適漕運愆期，宜興因請連下諸科道命使之分頭催僭。於是，考選四□四人朱徽、馬嘉植等，咸授科道！無改部曹者，內惟劉熙祚以巡按湖南為賊所執，不屈死難；姜彩在諫垣直言著節，幾斃詔獄；此外無一人足副特恩者矣。

禮科倪仁禎疏言：臣等初授科，例於朝房候見閣臣，謝陛言及兵餉時事，忽曰：皇上惟自用聰明，以察為明，致天下俱壞。陛居位輔弼，敢歸罪天子，如此吏科，朱徽、廖國遴亦劾奏同之。上怒，下廷臣議處，命削籍為民。陛先任塚宰，與唐世濟合謀，薦逆案霍維、華世濟，下獄；陛閒住。田唯嘉罷後，以南京右都御史莊欽鄰為塚宰。欽鄰久不到任，奉旨切責調用，復召陛為之。庚辰冬，同陳演入閣，聖眷頗隆。次年辛巳，上命追寫孝純皇后同孝元皇后、光宗皇帝御容，一同迎入，上親致祭。諸閣臣陪祭。陛獨後至，臺省參之，陛疏辨謂：臣將出門而衣帶忽斷，再續再斷，以是後期。乞提裁衣者，同班役下法司訊鞫，雖奉旨免究，而上意已動。至是罷斥之。夫以大臣而委罪下役，其作事之乖，亦見一斑矣。陛後降清，仍為大學士。

御史徐殿臣、劉之渤各疏糾輔臣魏照乘，得旨準其請告。魏初與韓城善，每票擬，輒效其深文駁摘；宜興入後，諸輔皆請教惟謹，魏專行自如，宜興心不然。至是糾疏入，方一疏引疾，即票旨允歸，未幾費縣、江夏亦相繼與告去。

起陞馬士英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僉都御史，總督應鳳等處軍務。馬先任宣府巡撫，為總監王坤參其支用庫銀事，逮問遣戍。馬本貴州人，久僑居金陵，與東南諸紳往來頗善。至是以流賊橫行江北，會推鳳督，列士英名其中。上頗怒，謂會推大典，輒用廢棄，塚臣欺蔽殊甚。宜興奏曰，塚臣豈敢欺，實以士英曾歷邊疆，有才可惜，今止開列，候皇上裁用。惟是不先奏明為有罪耳。上怒始霽。曰：馬士英既有邊才，即著他去，以此起官，馴至有南渡之柄用矣。

上以寇氛未靖，民罹鋒刃，建齋南城，每子刻同中宮往誦佛。移時，然後還內。禮科姜彩疏言：宗社之安危，非佛氏之禍福也。以九重之尊，對西竺之繁文，臣不敢以為可。且正德年之往事，皇上豈不見及此耶？御史廖惟義疏請驅真人、羽士各還原籍，侍郎王錫袞請遣真人張應京歸，皆不聽。先是，召應京入都，即傳禮部宴；侍郎奏：會典宴法王在大慈恩寺，則宴真人宜在宮觀。上遲回久之，始報可。旋召應京至會極門，賜賚甚渥。比洪熙時所賜逾數倍。諸司無敢執奏者。已加王錫袞服俸一級，嘉其諷上事佛，寓規於愛也。